

林語堂文集卷一

林語堂 著 17

魯迅之死

金蘭文化出版社

林語堂經典名著 17
林語堂 著

魯迅之死

金蘭文化出版社

魯迅之死

林語堂編著

譯者	編輯部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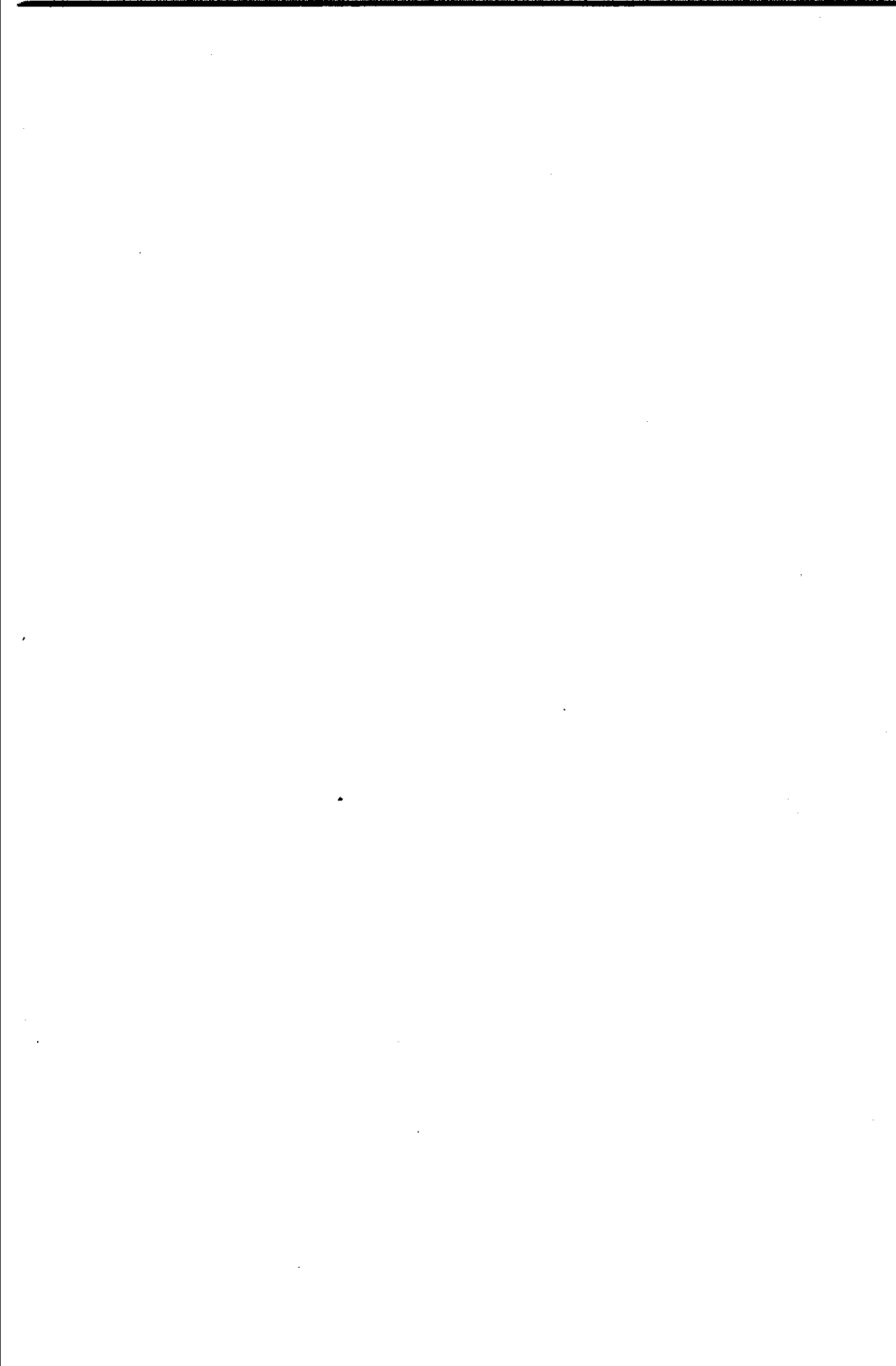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目 錄

- 魯迅之死 五
子見南子 八
關於「見南」的文件 三八
關於「子見南子」的話 五八
清算月亮 六二
無語的批評 六五
論政治病 六九
半部韓非治天下 七三
廢法法治 七五
希特勒與蘇忠賢 七七
古書有甚麼 八三

- 中西文化對話錄 八七
我的信仰 九六
喫上帝的討論 一〇六
從人文主義回到基督信仰 一一三
思孔子 一一八
沙蒂斯姆與尊孔 一二五
方巾氣之研究 一三〇
談天足 一三六
尊禹論 一四一
給郁達夫的信 一四四
談鄧肯自傳 一四八
說北平 一六〇
春日遊杭記 一九六
蘇東坡及其堂妹 一七二
國事亟矣 一八一

- 劉鐵雲之諷刺 一八四
夢影 一八八
外文糾紛 一九一
談言論自由 一九四
狂論 二〇〇
論西裝與中裝 二〇七
搭乘公路汽車 二二二
回憶童年 二二八
言志篇 二二三
關於人間世 二二八
敍人間世及小品文學調 二三二
我的圖書室 二三七
我的戒煙 二四二
我所得益的英文字典 二四七
哥倫比亞大學 二五五



魯迅之死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魯迅死於上海。時我在紐約，第二天見 Herald-Tribune 電信，驚愕之下，相與告友，友亦驚愕。若說悲悼，恐又不必，蓋非所以悼魯迅也。魯迅不怕死，何爲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爲何事？碌碌終日，而一旦瞑目，所可傳者極渺。若投石擊水，激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靜浪過，復平如鏡，了無痕跡。惟聖賢傳言，豪傑傳事，然究其可傳之事之言，亦不過聖賢豪傑所言所爲之萬一。孔子喋喋千萬言，所傳亦不過論語二三萬言而已。始皇併六國，統天下，焚書坑儒，築長城，造阿房，登泰山，遊會稽，問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創萬世之業，流傳千古。然帝王之業中墮，長生之樂不到，阿房焚於楚漢，金人燬於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長城舊規而已。魯迅投鞭擊長流，而長流之波復興，其影響所及，豈然有當於人心，魯迅見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滄海之寬起伏之機甚微，影響所及，何可較量，復何必較量？魯迅來，忽然而言，既畢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魯迅常謂文人寫作，固不在藏諸名山，此語甚當。處今日之世，說今世之言，目所見，耳所聞，心所思情所動，縱筆書之而罄其胸中，是

以使魯迅復生於後世，目所見後世之人，耳所聞後世之事，亦必不爲今日之言。魯迅既生於今世，既說今世之言，所言有爲而發，斯足矣。後世之人好其言，聽之：不好其言，亦聽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後人所好在彼，魯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後世或好其言而實厚誣魯迅，或不好其言而實深爲所動，繼魯迅而來，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濤起伏，其機甚微，非魯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濤之前仆後起，循環起伏，不歸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長生，復奚較此波長彼波短耶？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疎離者二次，其卽其離，皆出自然，非吾於魯迅有輕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爲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佈迫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人間世」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肯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爲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嚮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爲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至於涇涇小人之捕風捉影挑撥離間，早已置之度外矣。

魯迅與其稱爲文人，無如號爲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爲樂。不交鋒則

·死之迅魯·

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於胸中。此魯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

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鍊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刨，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復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故魯迅所殺，猛士勁敵有之，僧丐無賴，鷄狗牛蛇亦有之。魯迅終不以天下英雄死盡，寶劍無用武之地而悲。路見瘋犬，獼犬，及守家犬，揮劍一砍，捉狗頭歸，而飲紹興，名爲下酒。此又魯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魯迅亦有一副大心腸。狗頭煮熟，飲酒爛醉，魯迅乃獨坐燈下而興嘆。此一嘆也，無以名之。無名火發，無名嘆興，乃嘆天地，嘆閨賢，嘆豪傑，嘆司閻，嘆傭婦，嘆書賈，嘆菓商，嘆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諒者，鄉愚者；嘆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廝厖人，盤纏人，果贅人，無生趣人，死不開交人；嘆窮鬼，餓鬼，色鬼，饑鬼，牽鑽鬼，串熟鬼，遇選鬼，白賺鬼，摸索鬼，豆腐羹飯鬼，青胖大頭鬼。於是魯迅復飲，俄而額筋浮脹，眶眦欲裂，髮髮盡豎；靈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鬚更豎，乃磨硯濡毫，呵的一聲狂笑，復持寶劍，以刺世人，火發不已，嘆興不已，於是魯迅腸傷，胃傷，肝傷，肺傷，血管傷，而魯迅不起，嗚呼，魯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於紐約

子見南子

(獨幕悲喜劇。本據在當時會引起學術界與教育界極大之震撼)

劇中人物：

蘧伯玉

孔丘

彌子瑕 (衛靈公及南子嬖臣，子路的僚婿)

子路 (孔子弟子)

南子 (衛靈公夫人)

雍渠 (宦者)

歌女四人，侍者一人

時期：魯定公十四年

(地方在衛侯延賓室，上坐着一位五十多歲魁偉的魯人；高額寬頤，目光炯炯，微鬚。向他對坐的是一位斯文白鬚的老翁；身材短小而目光更加炯炯得利害；嘴唇兩角向上微曲，笑時露出一張無齒的嘴，下巴向外伸出，似乎表示洞鑒世情的 Cynic 的輕蔑與達觀，猶勃勃有生氣。前者為孔丘，後者為蘧伯玉；雖然房中翠屏羅帘，珠簾錦繡，自亦佈置的富麗堂皇，而由二位正襟危坐的態度看來，却是滿屋陰森迫人的氣象。孔丘的態度謹肅莊嚴，蘧伯玉卻從容得多。)

蘧伯玉 (感覺煩厭) 子路什麼時候來？

孔丘 阿由？他總是遲到的，但是他遲到也總是道歉的。你不能怪他。

蘧伯玉 怪他做甚！我想這件事由他及彌子拉攏，加以先生的盛德令名，必定會成功的。

孔丘 (肅然起敬，忙答)，那裏，那裏。君子惟求行道而已，餘者都不在乎。……

蘧伯玉 (似乎不聽見) 聽說奉粟四萬——不，六萬，跟先生在魯時一樣？

孔丘 全不在乎，全不在乎！這不過表示……ch……相當的——敬意。君子——迎之致敬有禮則就，禮衰則去。全不在乎……相當的……我本來無可無不可。

蘧伯玉 這是當然！不過我們都不是匏瓜(孔丘瞟蘧伯玉一眼)，——焉能繫而不食？(兩人都現微笑) 我是喜歡說老實話的。而且我想——(手指侍者喝着)，端茶！——這個，這個我想我們一班人很可以做點事的。侯王的人沒有什麼；孔大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先生所明白，又有子路幫忙；也還有史鯀在這裏，大家算來都是老朋友，都是道義之交；先生門下還有子貢。衛國民庶物豐，未嘗不是個發祥之地。

孔丘

（莊重的）正是。君子食其祿必謀其事。文王武王起於豐鎬，地方不過百里，現在……

蘧伯玉

（不睬他）不過最重要的是衛夫人。但是彌子瑕（露輕鄙狀）與她最相好，而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又是姐妹。所以我願意勸進。——那來的不是子路嗎？（子路跑進，年約四十餘，見兩位長輩連忙趨前作揖。蘧伯玉也趨前，非常親摯，孔丘也起立，很溫良的向他微笑）。

子路

司閹的可惡，他還認不得我呢，跟他爭吵一會，待我按劍起來，才向我賠罪。對不起，讓先生久候了吧？

蘧伯玉

那裏！

孔丘

（同時）相當的。（子路瞠目而視，孔丘改正），不算很久。

子路

子瑕同我約好，回頭就來。他說有話要跟先生商量。（孔丘蹙額）是的，大概一切都接洽好了。不過不知道他還有什麼話。粟六萬，跟在魯一樣。

孔丘

（更加蹙額）阿由，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君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像伯夷叔齊一定不做官固然狗泥太，甚一定要做，官也可以不。必有禮則，就禮衰則。去我無可

• 南子見子 •

無不可。

子路 小子失言，夫子原諒。君子進退自然以禮之盛衰為準。實在粟六萬就是衛君的禮下不可謂厚。夫子前途，小子替夫子着想，必定要在衛。至於官必定是要做的。「學而優則仕」，士而不仕，何為？天地間倘沒有臣，那裏有君，使天下的人都不做臣，又那裏有「君」可做，無父無君，豈不等於禽獸？君子不做官，誰來做官？所以君子做官是義，君子做官所以行義，而君臣之大節藉以不廢。所以做官是君臣的天職。

蘧伯玉 子路，你又多嘴了！

孔丘 不，我倒以為有趣。我正想到這個問題。近來我頗有點遠引高蹈之意，倒是阿由說的中肯動聽。不過官也有易做與難做之時，這是少不更事的由所未嘗知道的。

蘧伯玉 (笑而不言)

孔丘 (忽然的問) 衛夫人年幾歲了？

子路 三十多吧！這也算不得什麼。

孔丘 唔？(蹙額) 聽說衛侯常聽她的話，有這回事嗎？

子路 一切，一切，都聽她的話。

孔丘 那末，夫人很當權了？

·死之迅魯·

子路 是的。

孔丘 她——夫人喜歡說話嗎？

子路 夫子問的特別。聽大家說，她很喜歡說話的。這又有什麼關係？

孔丘 (抿嘴) 她也見客嗎？

(子路色變。)

(蘧伯玉大笑。子路大窘。孔丘色不動。)

蘧伯玉 (歛聲微笑，喃喃自語。) 一個主張做官的，却不懂得做官。一個懂得做官的，却主張

不一定要做官。

(孔丘覷蘧伯玉。兩人互相了解。)

孔丘 阿由，來！我同你說。你不是說衛侯一切都聽夫人的話嗎？

子路 一切。

孔丘 你剛才不是說夫人很當權嗎？

子路 是的，夫子。

孔丘 那末衛國國政不是在夫人手中嗎？

子路 就是夫子俸祿也是彌子與夫人商妥的。不過夫人只在後台，執政在位的還是衛侯。

孔丘 野哉，阿由呀！你真太不更事了。

啞啞啞底啞——底啞

底啞——底底啞底啞

（一面低吟着一個面踱過房中，忽然如有所得，回轉頭來，伸着指頭對子路說：）這就是我所謂官有易做與難做的分別。

（又回頭去，一面低吟，一面在房中踱步。）

啞啞啞底啞——底啞

底啞——底底啞底啞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

嫌人之調，可以死敗。

子路 （眼睛跟着孔丘的腳步活動）夫子所唱的詩義，可得而聞否？

（彌子由孔丘背後躡足而進。子路看見，孔丘不見。）

孔丘 這就是說做官的難。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子路啞嘴示意，孔丘不見）婦人之調，可以……（忽然看見彌子在旁及子路的示意，從容不迫地）……宿足。

啞啞啞底啞——底底啞底啞

（蘧伯玉與子路都失聲大笑。孔丘慢慢的沉吟而停止。）

彌子（笑着）孔夫子今天很快活似的。嘿，失陪之至。讓先生久候，抱歉，抱歉。

孔丘 那裏！叨擾先生倒是有的。

（彌子拉子路在旁私語。孔丘與蘧伯玉閒談，如不知道，眼神却常常貫注到子路與彌子的臉色。這兩人都現有難色。子路與彌子約好，兩人回頭來，子路先行，但是很難爲情的注目孔丘。）

彌子（滿面笑容的）衛國很榮幸，得夫子辱臨敝邑，衛侯及夫人都非常希望得夫子襄政。夫人——○——衛侯久聞夫子講仁義，修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道治世，願以卿禮相事。

孔丘（色喜，但一剎那間又端嚴地），君命何敢不從！

彌子 一切夫人——○——衛侯都答應照辦了。不過，衛雖康叔之後，久不聞先王禮樂，世風不古，道德淪喪，東門之外，沂水之上，女士雜遝，淫言穢行，時有所聞，先生或者不以爲怪？

孔丘（忽如下了決心說），唉，世風不古，比比皆是，衛國有明君在位，有賢人像彌子及蘧先生輔政（向伯玉子瑕一笑，兩人都固謙一下，眼睛相視，有嫉意。）已經算很好了，